

皇  
清  
奏  
議

呈清奏議卷三十六

請定河員額數疏乾隆五年

蔣 溥

吏部左侍郎臣蔣溥謹 奏為河工効用人員宜核實定額以慎河防以重名器事竊河務以鞏固為先固宜得人  
以分理官方以澄敘為急尤必慎始以圖終現今各省河  
工凡歲修搶修等事原設有汛防之文武員弁分任管理  
祇因河務殷繁恐額設之員一時不敷差委是以收錄効  
用之人伊等効用時則上關 國帑下係工程敘用時則  
上歷官階下理民事正不可不慎重收錄也現今每年河  
工具題効力之員一本或百餘員或數十員不等遞年積  
算各至數百員之多即如本年五月內管理江南水利德  
爾敏汪澄題請留工之多至一百二十九人此等人員俱  
據河臣取具本籍身家殷實印結送部臣部所議駁者僅

不合例數人其餘合例留工者身家果否殷實究無由而知在各河臣等當需員之時既據核取各結即不得行題請其間原不得過分去取惟是投効各員內科甲正途最少而由捐職考職等虛銜者居多雖實在身家殷實者亦有其人而說稱殷實希圖冒濫名器侵蝕錢糧者正復不少所取印結亦未足憑信若擁擠多員勢難一時分遣其奉有差委者經手錢糧工程得其人則成功可期非其人則貽誤匪淺以姑且嘗試之人任莫可刻緩之事寸木簣土動支經費侵冒之弊豈能保其必無其未奉差委者守候經年累月旅邸食用薪米盤費浩繁囊橐空虛漸生怨望甚至造作浮言惑人聞聽阻撓河務皆情之所必至者臣愚此項投効人員一時藉以濟事固不可少亦不得濫但期于河工足數委用而止正不必廣收錄以開僥倖

之門況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額不因人數加多增  
添官職各員効用年久所有額設河缺豈能補用多人勢  
必日益壅滯夫立法必防其弊而用人貴清其源其源不  
清前則貽誤之餘方行參奏後則壅滯之日始計疏通不  
亦晚乎與其多收而無益不若慎用而有功與其善盡於  
將來不若肅清於此日 臣請 皇上特頒諭旨飭令各  
該河道總督就所在河工情形需用人數酌量定額題明  
存案併將現在効力人員詳加甄別應否留工効用酌定  
具題嗣後止許照數收錄以備差委遇有事故缺額方准  
核補不得於額外濫收至激揚為整肅吏治之規勸懲亦  
鼓舞人才之道各該効力人員勞蹟卓越劣跡彰著者原  
可不時保題劾奏外每逢三年請照外官三年大計例將  
在工効力人員分別勤惰及曾否委辦河務詳註明白具

題交部察核嗣後河員缺出即在一二等人員內陸續題補以昭勸懲以示鼓勵而等次早定平日奔競之習亦無所施並請 敕下各省督撫轉行各屬凡遇咨取投工人員印甘各結時務須再三慎重查明身家實在殷實方許結送如有並非身家殷實濫行出結一經發覺該河道總督即行指參將出結官員照例議處如此則凡投工人員本籍之結既有可憑錄用之途又復不濫工程可收實效而敘用不致壅塞似於河務官方均有裨益矣

謹籌河營倉儲疏

乾  
五年

白鍾山

總督河南山東河道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白鍾山謹 奏為謹籌河營倉儲以濟兵夫以廣

皇仁

事竊照山東兩省民鮮蓋藏每於麥穀收成之後家有餘糧即赴市糶賣糧價頗減一至青黃不接之時市上米糧

漸少價亦驟昂常年如是歉歲更甚從前河標四營操防  
兵丁因無貯積倉糧稱貸貴糴加利償還約費賤時二斗  
之價僅得一斗之糧甚為艱苦自乾隆元年蒙 皇上  
恩允建設營倉比年以來兵丁賴以接濟感沐 皇恩

人人頂戴今查黃河南北兩岸河兵堡夫終年力作晝夜  
在工較之標營兵丁尤為勞苦向來河營亦未設有倉儲  
當糧少價昂之時不免稱貸貴糴上年地方偶歉實覺拮  
据臣伏思我 皇上愛養黎元山陬海澨已無一夫不

被 聖澤此等兵夫皆瀕河貧民就近充營力役河干  
所得餉銀工食銀兩藉以養贍家口糧價省得一分即沾  
一分之實惠臣仰體 聖主愛民盛心再四熟籌必得

如標營一例設倉積貯庶可通融接濟於兵夫有益而春  
借秋還年年出易亦可垂之永遠臣查河營生息銀兩原

為 恩賞兵夫之用今所收息銀除每年給賞外現存  
餘銀六千餘兩每年所用賞銀無多尚有應收息銀可以  
敷用此項餘存息銀與其零星分貯州縣庫內成為閒款  
易啟挪移之端似不若動撥採買倉糧以濟兵夫之緩急  
移彼易此可毋庸另動司庫錢糧至應設倉廩臣又查有  
副河臣舊署原係置買民房空閒已經數載坐落蘭陽縣  
城內正南北兩岸上下適中之所止須擇其高燥者數間  
略加修理即可作為倉廩亦無容另行建蓋致費錢糧至  
山東曹單二縣兵夫無多且與蘭陽對岸相近撥借易便  
不必另設倉儲查目前二麥豐收市價甚平如蒙 皇  
上恩允 旨請即將前項息銀飭行河南管河河北兩道乘  
此麥多易買之時動支四千兩遴委賢員在附近沿河地  
方照依時價公平羅買麥石收貯為數無多採買自易設

或市價稍昂亦即行停買將餘剩銀兩俟秋收後再行買穀此項倉儲應交蘭陽縣知縣經管出入管河河北兩道公同按季盤查稽察該道等於每年春間查明糧價昂貴之時具詳借給兵夫秋收催令照數歸還免其加息如原借麥石繳穀還倉即核計穀麥價值抵交如此循環出納以陳易新不致有沓爛耗折之慮而黃河兩岸兵夫得有倉糧接濟可無責糴艱食之虞永沐 皇恩於億萬斯年矣

分晰豫省墾地情形疏 乾隆五年

雅爾圖

巡撫河南等處兼理提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雅爾圖謹 奏為分晰陳明從前勸墾之情形仰祈 睿鑒事  
伏查豫省民生疲困上廛 宸衷臣抵豫以來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盛心凡一切累民之事前已具摺奏



明次第釐剔惟有祇遵

聖訓實力奉行經久不怠以

庶幾稍甦民累然前摺所指尚係累在一時之事其有貽累於永遠者莫如前督臣王士俊捏報勘墾一事查士俊接田文鏡之後任以田文鏡之刻薄搜求設果有如許可墾之地可陞之糧豈有尚留餘地以待王士俊之耕出此其虛捏已不問可知況上蔡縣勒報墾荒致成大獄題案可稽更屬明證幸蒙

皇上聖明洞照特頒

諭旨

以王士俊擾亂紛更借墾地之虛名成累民之實害另簡撫臣徹底查核並令宣示豫民咸使聞知臣聞彼時豫民跪聽恩綸之下歡聲動地即今村夫野老言之猶有感極涕零者大哉王言德澤恩溥乃接任撫臣富德未能上體

天心地方有司又復回護前非僅將毫無

影響者略為刪除以致豫省開墾之業先後經廷臣史貽

直趙殿最論奏從前開墾之地內有屆乾五年應行陞科  
徵糧者臣適當其時不敢不慎終圖始因細閱舊案遍察  
輿情始知從前諸臣所題奏之處皆未得實在情形分晰  
指明以致議論紛紜徒乖政體無裨民生今既屆陞科之  
期有不得不備陳於

皇上之前者查王士俊所報開  
墾之地共有四項一曰河灘地畝此項原議灘漲靡定止  
酌分籽種充公免其陞科應毋庸置議外其一曰鹽礪荒  
地此項王士俊亦明知其難以墾治所以原疏內聲明必  
俟四五年後勘明地氣果否盡轉另議陞科乃富德不加  
詳察反稱內有可以經久裕賦者竟請按年陞科然此項  
共僅存地六百頃九畝為數甚少應請俟屆當陞科之年  
仍照王士俊原題勘明果否地氣盡轉另行定議其一曰  
夾荒地此項地畝查原疏內稱係零星墾闢荒熟相雜者

夫小民既知此地可耕豈有墾治一段拋荒一段錯綜間  
雜之理蓋緣豫省地土有一種沃野之地年年可耕即禹  
貢所謂厥土惟壤也又有一種硠瘠之地樹藝一兩年則  
其土無力不能生發必另耕一處將此處培壅一兩年然  
後復種如此更番迭換始得收穫即禹貢所謂下土墳壝  
也前人立法不分高下等則一體納糧止於弓丈之間准  
其獨大以恤民力賦役全書開載弓數斑斑可考俗所謂  
大弓地是也乃王士俊即指此項為火荒地勒令普例耕  
治捏指為新墾是以此項地畝多至七千餘頃已經墾科  
納糧在案臣查此項若果大為民累欣逢 堯舜在上  
臣亦何敢因循不請減豁然此地究屬弓丈獨大小民原  
有地畝可耕即每畝報墾分數亦不失任土作貢之意況  
豫民感戴 皇上天恩踴躍輸將已經數年不為苦累

亦毋庸再議更張徒滋勘丈之擾其一曰老荒地此項地畝即有現居陞科者在內夫當時既謂之老荒則係自古不毛可知臣思王士俊之才智非真遠勝於前人如果自古拋荒之地王士俊能使之墾治至數千頃之多則豫民日見其殷富乃今反見貧疲此其欺罔已彰明較著今臣細加查察多係村頭溝尾道左墳旁沙岡水濱廟墓屋角或砂礫之區或确磧之處皆非人力所能施者開墾本屬虛名荒蕪不知凡幾臣若因循玩視現在尚未徵糧猶屬紙上空談將來一成額賦使屬閭閻永累是王士俊矯誣於前而臣遂分過於後雖通計不過一千五百頃尚非至多然豫民當此重困之後力為培養猶恐不能復其元氣何堪再加剝削臣之愚悃萬不能妄用敢分晰陳明伏乞皇上聖鑒容臣將此項老荒地畝設法清釐一面令

民自首一面委員抽查不使有絲毫滋擾其實在墾熟者  
即按年報陞果係虛捏則請 旨豁免嗣後永定章程  
固不必再言陞科亦不得復言減豁庶民心安而无氣復  
叨沐 皇上浩蕩之恩實非淺鮮矣

詳議社倉事宜疏乾隆五年

岳濬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岳濬謹 奏為遵 旨議奏仰祈 聖鑒事

竊照社倉之設原以積貯救荒與常平相為表裏宋儒朱  
子所議事目法良意美固可循照而行而因地隨時猶宜  
斟酌盡善我 皇上病瘼在抱念切民依因御史朱績  
昨有舉行社倉之奏欽奉 諭旨著各省督撫悉心詳

議具奏欽此欽遵臣將朱子社倉事宜逐條細繹並將江  
省現在辦理情事確核經籌覺與朱子從前舉行之法有

相似而不必盡同者有已行而毋庸再議者有宜於古未便於今而不妨稍為參酌者敢敬陳之

一朱子所議逐年將舊保簿重行編排細算戶口監官依狀支散一條臣查編排保簿各屬城鄉市鎮皆係保甲專司江省七十八州縣奉行保甲已久每年於冬季時飭令各保正編排一次造具各烟戶清冊毋許遺漏增添該地方官照冊給發門牌各戶懸掛門首倘遇有賑借散給之事核算人口米數查對門牌烟冊便可一目瞭然至於經管社倉已選殷實老成之人充為社正社副董理收放似毋庸更設隊長鄉官名目而保簿既有保正甲長編排亦毋庸更令正副社長編次其支散之法應請仍照雍正二年九卿條議每年社倉臨放時有頒借穀者先期報明社長總報州縣計口給發殊為允協可行

一朱子所議逐年新陳未接差清強官吏斗子與鄉官支  
貸一條臣查江省出借社穀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正副  
社長稟明州縣一面通報一面即行借放似於四月上旬  
申府給貸之法相倣但並無差官同貸之事查雍正二年  
九卿條議社倉穀石任從民便州縣官止許稽查毋許干  
預出納定例甚屬周詳若又選差官吏斗子公同支貸誠  
恐轉滋煩擾遲滯似不若仍照定例責令社長專任其事  
之為便也

一朱子所議出榜分都具狀給保請貸一條臣查江省請  
借社穀州縣詳報之後即出示曉諭除衿監軍役及不務  
農業游手好閒之人不必借給外凡係力田農民情願借  
貸者取具領狀同保借給狀赴倉著令正副社長認識明  
確即行照領借給該社長仍將借狀同保狀呈送州縣官

查核備案歷年循行稱便今若改照每十名為一保內有逃亡等情即令同保均賠如取保不足十名之數者不准支給此固可以杜冒濫之弊然取保必需十人萬一鄉僻窮民數不滿十因無同保之人遂不得一例支貸殊為未便似不若仍著社正社副在倉認識借給倘有冒濫惟社長是問是隊長大保名色均可毋庸設立

一朱子所議支放米用官斗斗子依公平量一條臣查江省收放社穀雍正二年已准九卿條議出入務照部頒斗斛公平較量現在各屬每倉設有官斗照收漕糧之例納戶自行平量立法已為允協應請照舊辦理

一朱子所議豐年請貸則二留一若值饑歉則開第三倉一條臣查江省社穀每年出借議定存六借四是即存一開二之遺意也設遇歉年或盡數借貸或盡行散賑自應



飭令有司酌量輕重隨時辦理毋庸再議

一朱子所議人戶所借常平倉官米至冬納完收耗一條  
臣查社會穀石例得聽民自便其常平倉穀則掌之於官  
未便輕借在當年或因社倉不敷不得不將官穀支放亦  
一時權宜之計今江省現貯社穀一十五萬餘石若復動  
官米而入民倉待息米既多始將原米完官還項萬一奉  
行不善適以滋擾且官借取息亦於體制不宜似不若飭  
令正副社長止將社穀出借於秋收後照數收納還倉至  
所收息穀江省業已詳議咨明每借社穀一石取息穀一  
斗設遇歉收免其加息倘本年不能還償即緩至次年免  
息交倉民間稱便今應請仍照此例遵行

一朱子所議出榜定都交納一色乾米一條臣查江省每  
年秋收後社正社副催各借戶納穀還倉俱係驗明穀色

隨到隨收毋許阻抑多取若必示定日期輒轉告報勒令一色乾米及同保共為一狀倘有未足即不得交納未免易滋刁捐之弊似不若不論何都聽民隨到隨收更為安便而出納既總歸社長經管亦毋庸更差官役同收致滋擾累

一朱子所議收支米事畢具總散申府縣照會一條臣查江省各屬捐貲社穀現在每年歲底取具動存各數清冊管收除在四柱總冊送部查核是事畢具總照會之意業經奉行毋庸另議

一朱子所議排保式開明大小口住址逐戶開列一條臣查江省現行保甲所造烟戶門牌俱將男婦大小名口及作生理有無產業逐一註明是與排保逐戶開列之式已屬相符毋庸再議

一朱子所議隊長缺社首依公差補社首缺即中尉司定  
差一條臣查江省各屬社正社副缺出即令地方鄉約公  
擇殷實老成之人報明有司充補現今奉行已久是即尉  
長尉司差補之意雖名目不同而法無互異毋庸更設以  
免紛更

一朱子所議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管一條臣查江省社  
倉事宜俱係正副社長輪流收管其社簿設立二本一本  
社長收執一本繳縣存查至於鎖鑰即交正副社長公同  
分管以便查看不時啟閉現在奉行毋庸另議

以上十一條倣之於古既於朱子社倉事目不甚相懸而  
參之於今復與九卿條奏章程更無所背至於各屬士民  
捐輸社穀原以本地之有餘備本地之不足應如該御史  
所奏欽遵 聖祖仁皇帝諭旨免其撥協外郡庶同里

之人共相踴躍蓋咸得以有備無患至其如何奉行可使  
廣為儲蓄之處惟在嚴飭地方官善於勸導仍照九卿原  
議勸輸之法每鄉設立印簿聽願捐各戶自登姓名捐至  
十石以上者給以花紅三十石以上者獎以匾額五十石  
以上者申報上司遞加獎勵果有好善不倦捐數甚多者  
奏請給以頂帶以示鼓勵再正副社長果能出納有法  
鄉里推服一年無過者賞給花紅三年無過者獎以匾額  
十年無過者申報上司獎勵如有徇縱侵蝕等情即行懲  
革從律治罪均照定例進行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停帶往人員以肅官方疏乾隆五年吳士功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吳士功謹 奏為督撫奏請帶往人  
員仍宜概行停止以肅官方以清吏治事竊查雍正六年  
七月內奉 上諭向來督撫赴任之時有奏請將平日

所知人員帶往以備要用者朕因督撫職任甚重事務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指臂之效事屬可行是以允從所請令其帶往酌量題補近聞督撫等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羣相趨奉而指為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議論而以為上官之偏袒弊端頗多流言不少如楊文乾請帶王士俊殷邦翰前往廣東此二人皆實心辦事之員祇以楊文乾信用之故以致廣東全省人心不服多生謗議又如陳時夏請帶蔡益仁往蘇而江南之人指為陳時夏之耳目浮言四起蔡鵠立請帶朱亨行李敏德傅樹棠往陝原為幫辦軍需乃不令効力一事藩司孔毓璞即逢迎巡撫以一人委署二缺而命往試用各官不行委署人心遂謂不公此皆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所帶之二三人其得力甚為有限因此數人沮衆人効力之心則為

益少而無益多況屬員之微愆小過上司本應曲體保全而既為督撫帶往親信之人理當畏避嫌疑而有不便保全之勢亦非所以愛惜人才也且通省屬員甚多督撫等果公正精明善於察吏則閩屬中宜無廉幹之員可相信以心相資以理者何必於帶往之一二人是賴而啟衆口之疑議從前督撫等之奏請甚非朕亦不當允從其請除督撫已經到任之後因本地要缺奉旨令其題補而本地不得其人將別省舊屬題補者不必解任外如楊文乾陳時夏莽鵠立及各省督撫大吏從前所請帶往之人目今現在屬下者俱著回京請旨另用欽此又乾隆二年五月內刑部侍郎現今丁憂劉統勲奏稱伏見新任督撫提鎮往往奏請隨帶人員以備委用在封疆大吏平日親知灼見自應有幹練之才並收指臂之益惟是先寄耳目于數

人即付腹心以要缺補用不循夫資格輿論即指為私交更相徇放濫弊多端大臣奏帶人員皆不免有以私廢公之嫌等語九卿議覆應如該侍郎所奏請嗣後除文員河工効力武員軍前効力以外概停其奏請隨帶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各在案是帶往人員之例久經停止數年以來督撫赴任未聞有奏請帶往者亦未見有 降旨

准帶者所以杜黨援息奔競也但近見部院大臣奉

旨簡用督撫又時有屬員司官及候選知縣內指名奏請

我 皇上亦俯允所請准其帶往以司道知府等官題

補此不過一二封疆大吏偶然之事未便援以為例臣何

敢冒昧陳奏上瀆 宸聰惟是衆論紛紛鑽營瞻徇雖

無確證究屬可疑臣伏思督撫奏請帶往人員若謂為地方起見伊未到任之先其於該省地方事務情形尚未深

悉何由知道府等缺必伊帶往之人乃克勝任也若謂為人才起見其人果係廉幹之員可勝道府之任自應據實保奏似可不拘省分恭候 皇上諭部引 見量材酌用又何必以伊所保舉人保帶伊該管省分自行題補也若謂督撫責任重大帶伊素所熟悉親信之人幫助辦理獨不思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之處奉 世宗

憲皇帝聖諭煌煌切中情事此誠千古炯戒夫大臣薦賢為國事介疑似理當避嫌在督撫之奏請縱或公正無私絕無偏袒陋習而於隨帶人員托為腹心寄以耳目偏聽生奸之弊恐亦不能保其必無又況帶往之後通省屬員內安知不有與私相交結者希為先容以求取悅於上官耶則帶往人員適足以滋累似於吏治官方未為允當臣請嗣後部屬司員及候選人員內除奉 特旨命往該



省督撫題補外如有督撫赴任奏請帶往者宜照舊例概行停止不准奏請庶大僚不得假借以濟私而屬員無由干謁以倖進矣臣言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訓示遵行再從前督撫奏請帶往人員現今在伊屬下者或俱著回京請 旨另用抑或調往別省交與督撫酌量補用之處統候 聖明睿裁

請行沿邊屯田之法疏乾隆五年

范 咸

協理陝西道事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范咸謹 奏為請倣古行沿邊屯田之法以裕八旗生計事竊惟人生所賴以生者衣食衣食所恃以足者農桑故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舍農桑而謀生計其不可以持久也審矣我 國家致治太平休養生息於今百年四方之戶口日繁生計恆患其絀而目前所

尤宜急籌者莫若滿洲八旗之恆產蓋民生有四各執厥業士農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所藉以生計者上之則服官下之則披甲二者皆取給於大官之錢糧夫國家之經費有定戶口之滋息無涯於此而欲博施濟衆雖堯舜猶有所不能也我皇上御極以來仁恩普遍欲使天下無一夫不得其所滿洲八旗生計久已上厯宸衷而恆產至今未定蓋以內地既乏閒田而滿漢人民在 聖心總歸一視其間經畫固有甚難者臣備員臺班復蒙 恩准留一統志館現在纂修外藩蒙古統志考之前代遼之上京中京金之北京元之上都並在邊外其地郡縣甚多建有城郭宮室遺跡可考臣夙夜思維以今日欲為滿洲八旗立恆產惟有沿邊屯田一法昔趙充國屯兵緣邊九郡後至金城上屯田奏謂有十二利其

大要在張掖酒泉等郡邊外繕亭障浚溝渠春時人子田  
二十畝至四月草生令遊兵護田作於以收肥饒之利資  
捍衛之功廣積貯之益省屯兵之費其初舉朝皆疑之後  
竟獲其效載在史冊此往事甚著者臣竊思近日甘肅等  
處開墾已有成效而安西一鎮孤懸關外自鎮以東應不  
乏可耕之地且聞其處多漢時故城遺址臣愚昧之見以  
為宜特遣能任事不畏難之大臣往行周視相度如果有  
可以經畫墾種之處似宜移在京無業旗人往行屯田官  
為給道里籽種之費俾設法開墾緩其陞科且令三時農  
務一時講武將來西北軍營不惟可省轉運抑寓兵於農  
邊防抽調亦甚便也如以迤西為遠則遼東邊外原我  
國家發祥之地興京一處似宜建為都會擇可墾種之  
地派旗人前往駐牧其餘如永吉州寧古塔黑龍江幅輿

不下四五十里其間地畝或僅設為牧廠或且廢為閒田  
亦甚可惜欣際我 皇上聖德遠邁漢唐且當此全盛  
之日正宜不惜一時經費之勞以維億萬年磐石之固臣  
言是否可採伏惟 聖明裁奪至應如何經畫如何善  
後之處統祈 敕下該部及八旗都統詳細妥議具奏  
務使旗人之生計有餘而邊圉之苞桑永固此誠因天地  
自然之利可為萬年不拔之基也

皇清奏議卷三十六

皇清奏議卷三十七

勅議永定河工事宜疏 乾隆六年 高 斌

總督直隸等處兼管河道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斌謹 奏為遵 旨勘議永定河工事

宜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十一月初四日自保定起程赴永定河八工同吏部員外郎方觀承永定河道六格等由王慶坨沿河岸至郭家務曹家務長安城金門閘鐵狗等處過河徧北岸北埵至龍河鳳河安光一帶南抵大清河復由半截河求賢村至蘆溝橋石景山所有堤埽壩座工程及上下游各情形通行查勘熟籌全河機宜惟在使尾閘通暢下不壅則上不溢自然安流循軌而下口之路必令通達大清河順溜急趨始可收通暢之效從前大清河紮巡諸淀之中永定下口不能避淀趨河而兩堤日益

增高夾束泥沙擁入止水故勝勞辛張策城三角諸淀屢改屢淤皆成原陸清淀渾流交受其患尾閘既塞胸腹亦病用是三角淀自下而上逐漸壅高水無去路遂由鄭家樓北折而東此處地面寬濶派散支分雖皆以大清河為歸宿但歷安光鳳西迂南轉紆迴於業淀沙淀之中勢既不順而河流亦緩仍恐將來不免淤墊之患臣又勘有七工之南由冰窖至洞子門一路地勢窪下改通水道下口亦可逕達大清河但有應遷應護村莊且隔淀坦坡埵亦須倍加高厚殊費周章臣詳加相度似應仍以三角淀至老頭河之舊路為尾閘正道蓋向日三角淀之淤梗由於止水不能轉舒今舊跡已成平陸正可改挖成河藉天然堅密積淤之堤岸挽鄭家樓北折之水乘建瓴之勢直注大清河水無緩散沙無停滯即漲發出槽而正流仍行地

中庶於補偏救弊之中有因勢利導之益且可免透浚穿  
運之虞今酌議於三角淀舊淤傍南稍淺處所開挑引河  
下接大清河之老頭河上接鄭家樓水口共長十八里挑  
去積土自七尺至一丈四尺不等寬二十丈至二十四丈  
不等務令一律深通所挑之土即於北岸廢埝之南傍安  
光一帶圍築坡埝以防北挾南岸之尾亦量為接築土埝  
以遏南流所有挑河築埝並堵築鄭家樓水口各工共約  
估需用銀三萬餘兩其下口河唇每年值清水盛旺之時  
潮汐迴流不免浮沙停滯應令隨時疏通不過河唇數里  
之內為力甚易下口既通上游應籌分洩之道使汎漲盛  
漲皆有所疏消湍激始至其氣已洩自無餘患且使在漕  
之水迅流東注非特不憂潰漫而下流河身俱可日漸刷  
深以成暢下之勢查南北兩岸現存減水各壩其南岸金

門闕石滾壩金門寬五十六丈因由身太高數年以來並  
不過水今酌議將兩頭各除十六丈不動外中抽二十丈  
落下一尺五寸常汎則從中減洩盛漲則普面漫水以壩  
重門庶可均歸實用又南長安城曹家務北岸求賢村半  
截河四處三合土滾壩由身俱較石壩尺寸為高祇可備  
宣洩盛漲之用常汎俱不能過水今酌議於南岸六工之  
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三處各添建  
三合土滾壩一座由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稍低金門均  
寬十二丈又南岸郭家務舊有草壩不接現成引河亦應  
照新添三滾壩一律修築如式金門寬十二丈此四壩全  
門共寬四十八丈合之石壩下限二十丈共寬六十八丈  
以備滾洩出槽汎漲之水其長安城曹家務求賢村半截  
河四壩舊築金門各寬二十丈共寬八十丈合之石壩土



限三十六丈共寬一百一十六丈以備滾洩陡發盛漲之水若壩外原有限埵引河者俱仍其舊本無者亦無用添置其盛漲汎漲分別減洩之處俱係詳審地面寬狹酌量妥設計減落石壩並添築三合土滾壩所需料物夫工共酌估銀二萬五千餘兩合之挑河等工通共約估銀五萬五千餘兩如此辦理則渾流歸清流而無止水之隔雖仍循三角淀初由之路實與前此之情形迥異其各壩宣洩汎漲一年不過數次一次不過數時因堤為固及分而止不但田廬全無患害且於肥淤大有益查永定河未設堤岸之先漲發則四溢橫流及其勢定必有河身以行正流流終歸淀仍不免挾入泥沙今將南北各壩滾出之水任其漫溢田間而節宣有制更無恒擾其河身注入正流直入大清河則又與泥沙隨溜溢淀為患者有別矣至永

定下口宜令歸入大清河前經部議恐致淤塞泛礙行令  
原任總河顧宗籌畫萬全隨據顧宗奏覆必無前患經大  
學士鄂爾泰等定議具奏在案臣今次至大清河乘舟上  
下察看茲河為東西兩淀南北諸水之總匯浩瀚迅駛渾  
流一入其中沙泥渙散悉為衝刷排蕩而去既無留滯亦  
無汎濫且現在水涸之際深猶二三丈永定河汎漲過後  
其恒流不足以當大清河十分之一此實斷無他慮可以  
上慰宸衷者也

敬籌八旗變通之法疏乾隆六年

梁詩正

戶部左侍郎臣梁詩正謹奏為軍國大用不敷敬籌變  
通之法仰祈 睿鑒事竊惟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之  
供惠養深仁當豫為長久之計我 皇上德同天覆澤  
被海隅中外軍民固已安生樂業然且病瘵 屢念懷

保彌殷偶有偏災蠲賑動數十百萬臣下奉行 德意

但應仰贊 皇上時沛恩膏豈敢豫為過計輒以節省

裁減之說進哉惟是軍國大用顯有積重之勢雖目前習以為常而實非經久之策臣奉 恩命簡任農部詳查

每年經費出入之數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兩多不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不等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一千一二百萬所入不敷所出比歲皆然蓋因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是兵餉一項居國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項尋常支給僅免不敷而設有額外費用即不免左支右絀也夫經制有常固無可裁之額而仰給太衆漸成難繼之形臣管窺之見有不可不及時斟酌變通者為我 皇上陳之今八旗

閒散人丁宜分置邊屯以資生業也查八旗人除各省駐

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餘並隨旗居住羣聚京師  
國家給俸餉以為仰事俯畜之資嚴環衛以示居重馭  
輕之勢 恩至渥法至善也然經 聖世百年休養

滿漢戶口衆多在民人可以自食其力猶以生計艱難上  
勤 宵旰至旗人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  
官我 皇上至仁如天慮其資生不贍也於正賦俸餉  
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之糧免其借扣之銀假以生  
息之利且為分置公產聽令認買撥給地畝勸諭下屯凡  
可為旗人資生計者無不委曲備至 恩養如此其厚  
而該旗人之窮乏自若者不使之自為養而常欲以官養  
之此勢有不能者也 臣比年以來再四為旗人思久遠之  
計竊謂非屯田斷無以給之今內地已無閒曠之田而邊  
塞尚有可耕之土我 朝龍飛遼海興盛二京實為根本

之地王氣所鍾其附近地方膏腴未盡墾闢欽惟世宗憲皇帝運獨見之明計萬世之利念旗人生齒日繁而國帑不足以給也欲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分撥旗人居住耕種俾得自爲生養雍正十二三年間開查辦已有定議未及舉行我皇上御極以來廷臣亦屢有以此條奏者惟是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旗人生長輦下一旦遷至邊地必多以為不便即中外臣工見事體重大亦未敢輕主其說此所以常扞格而不行也夫人為一身一家之謀或祇顧目前不存遠慮皇上統一宇宙涵育羣生自當全局運量籌及萬年不得為因循姑息之計臣竊念本朝發祥之地既非諸邊塞可與比倫而為旗人開樂利之休亦並未嘗使受調戍之苦此猶盤庚之誥可獨斷於君心而終以共喻於民心也若慮事有難行不

及時早為之所雖現在尚可支給而數十百年之後旗戶更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贍無窮之生齒使僅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調支不足供開散之生食而旗人之生計日蹙欲添給於額餉之外則民賦之常制斷不可加國用所必需無可減縮即竭度支之所入以資養贍而終苦不敷不且上下交困乎且不獨此也待養者衆固無餘財以給之分戶者繁即京師亦無餘地以處之惟有酌派戶口散列邊屯使世享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兼以充實邊防則藩衍之餘盡成精銳陪京增拱衛之勢外藩仰震疊之威旗人既各有生聚之謀國帑自無匱乏之慮矣至沿邊地方何處最寬衍肥饒屯田事宜作何經理開置與旗人當作何抽撥安頓之法臣不能懸空詳度未敢冒昧妄陳伏乞  
皇上密查舊檔熟計情形斷自  
宸衷

特敕定議施行

酌濟京口河道疏 乾隆六年

劉吳龍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吳龍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

京口一河為江南浙閩商賈往來之通衢又杭嘉湖蘇松常鎮等府糧船必經之要道河身甚窄兼之潮水清出濁入最易淤塞數年以來每至冬乾糧船回空之時官舫民舟阻隔不通以數月計地方有司雖照例動項每年撈淺終屬無益甚至正月二月間糧船起運滯礙難行不得已築壩車水暫為接濟殊非長策實官丁商民之一大患也聞此河向係民挑並無淺阻緣蒙 世宗憲皇帝深仁厚澤一切興作不肯派累里民此河遂動項官辦而奉行不善承任者不敢確估工程考核者不敢據作報銷層層節省苟簡從事重以胥吏侵漁夫頭包攬有名無實銅弊

相沿此沙泥之所以日積河身之所以日高也臣思此河  
必欲通暢無阻仍令民挑為上民挑則在官無估計查驗  
之繁事竣無冒銷取減之慮胥吏無法侵漁夫頭無由包  
攬如恐派累里民與其每年動項糜費而無功不若計程  
減賦利民而有濟查京口至奔牛一百七十里俱係應濟  
之河自京口至坍山計程五十里屬丹徒縣自坍山至呂  
城計程一百里屬丹陽縣自呂城至奔牛計程二十里屬  
武進縣該府縣官查明近河之田按程多寡分別量為減  
賦計與所用民力大約相當積十年之久一大挑濟業主  
出食佃戶出工寬闊五尺深挖五尺仍照從前一月之限  
令該撫具題分派賢員實心董率縱潮水出入十年之  
內斷無淺阻之虞或謂此河兩岸壁立難挑易淤然使所  
挑之土遠置堤外自無淤患如此則河身通暢足以資運



濟舟官丁與商民俱便矣

請築江南海堤疏乾隆六年

劉吳龍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吳龍謹奏為奏聞事竊照

江南地方河湖水利荷蒙皇上簡命大臣逐一興修

蓄洩有備將來偶遇歲歉俱得思患預防但查沿海居民

洪潮之害較之內地水旱為災尤烈每於七八月之交東

北風大作潮勢高湧民不及避官不及援頃刻之間男婦

廬舍盡入波流此雍正二年十年兩受其害所當急為籌

畫者也查崇明居當之尾閭半在海洋其北岸則為通州

南岸則係太倉州之寶山縣地界通州東面臨海自通州

而北至海州舊有范公堤一道可杜海患寶山亦東面臨

海由寶山而南過松江接浙省之海鹽海鹽屢經聖

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聖慮周詳不惜帑金俾海塘

修築完固永無海患惟自南岸寶山北岸通州中界崇明  
三百里之海口洪潮一發悍然莫禦由通州而如皋靖江  
等縣由寶山而嘉定鎮洋等縣大小沙洲不下千計無不  
受洪潮之害者蓋地方官以為地勢使然畧不留意百姓  
又狃於便安素無遠慮以致臨時束手無策聽其漂沒深  
堪憫惻我皇上如天好生不忍一夫失所乃江南海  
隅相沿大患向未議及恐無以副一視同仁之至意請

諭督撫委派賢員於寶山通州南北兩岸相度形勢依  
靠馬路倣照河工堤式高築一堤低窪者勸令遷徙其水  
中洲民亦令高築園埂務期堅厚每至七八月間該管上  
司嚴飭州縣董率居民加意防禦則洪潮雖毒不能為災  
江南海隅之民得與有海塘等處共沐 皇恩於無既  
矣

敬籌楚省營制疏 乾隆六年

那蘇圖

刑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臣那蘇圖謹 奏為敬陳芻蕘

仰祈 睿鑒事竊惟楚省襟帶江湖控扼苗土一切營

制最關緊要必須鈐轄合宜聲勢聯絡水無閒冗之戰艘  
陸無曠缺之額兵庶操防得收實效而帑項不致虛糜臣  
蒞任以來無日不留心查察次第辦理今奉 恩命調

任兩江除尚須斟酌未敢遽定之事容臣札交新任督臣  
孫嘉淦籌畫辦理外所有必須改設及儘可裁汰併應通  
行飭禁者臣查察既確不敢因已經調任因循緘默謹就  
臣愚見逐一為我 皇上陳之

一永順一協應歸鎮筸鎮統轄以免隔越以便控馭也查  
永順乃新聞土疆北與湖北新聞之容美施南十九土司  
連界西與四川新聞之酉陽土司接壤南則與鎮筸苗疆

緊相毗聯其所轄之保靖永定二營又屬苗土夾雜之區  
地方最為緊要今隔越七八百里遠隸常德提督統轄設  
或地方有緊要事務往返千有餘里實有鞭長莫及之虞  
查鎮筧鎮東南之乾州喜鵲營一帶與永順協東南之土  
蠻坡相接其永順協鎮軍駐劄之處相去不過三四百里  
聲息可通且鎮筧為楚南苗疆巨鎮所轄辰州沅州永綏  
三協辰協在軍之東永綏在軍之西沅協在軍之東南而  
永順即在軍之東北今若將永順改隸鎮筧則四協環布  
四面不特平日巡查督率得收指臂之益且氣勢相連聲  
援亦壯况永順在辰協之上三百里其往常常德提標水陸  
程途必由辰協經過今辰協尚因苗疆緊要近隸鎮標則  
永順豈可遠隸提標致有控馭難周之慮應請將永順一  
協就近改隸鎮筧鎮標統轄庶形勢合而呼應靈並無紛

更滋擾之煩而於苗疆實有裨益

一岳州常德二水師營應改歸龍陽協管轄以便操演以一事權也查岳州水師營係康熙二十八年督臣丁思孔題請設立彼時撥有岳州城守營兵丁一百名是以即隸岳城守管轄又常德水師營亦係康熙二十八年督臣丁思孔題請設立彼時因撥有提標兵三百名是以即隸提標管轄迨雍正十二年前督臣邁柱因常德水師無將領督率請改隸常德城守營兼轄在案在立法之初原為水陸巡防互相稽察起見意非不善惟是水師與陸路各有分司營制既迥不相同操練亦大相懸絕乘風破浪與躍馬列營其止齊步伐豈可同日而語況洞庭一湖為八省往來之要道秋冬水涸則港汊繁多春夏水漲則茫無畔岸竊匪出沒最易藏奸全賴水師營汛巡防嚴密

鈴東得宜方於地方有益現在岳常二水師因各隸陸路城守營兼轄雖有董率之名並無訓練之實是以二營水師頗為廢弛今查龍陽協專管洞庭一湖之水汛乃屬水師專營西連常德東接岳州與岳常二水師之汛地彼此接壤應請將岳常二水師營俱改隸龍陽協管轄則以水師轄水師不但稽查操演事盡合宜且三營相合以成犄角之勢平日遊巡則聲勢聯絡有事調遣則呼應得靈庶統率得有專司而水師不為虛設矣

一虛設之戰船宜酌量裁汰以省冗費也查龍陽一協原額兵丁九百名設立戰船五十隻以供遊巡操防之用兵船本屬相稱今查該協兵丁已經於各案內陸續裁減抽發再除親丁公費名糧現存實在兵丁止有五百六十餘名而船隻未經裁減以致兵少船多無從配操其冗餘船

隻徒泊河干每屆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六年拆造虛糜

國家帑項徒供風雨飄零今查該營塘汛二十二處應需船二十二隻再中東西三路弁兵遊巡船六隻又將備遊巡船二隻通共止需船三十隻已足敷用其餘戰船二十隻殊屬無益應行裁汰若云地方營制當有備無患但今現議將岳常二水師營歸併龍陽協管轄則有岳州水師沙戰船二十四隻常德水師沙戰船三十五隻合之龍陽協存船三十隻尚有沙戰船八十九隻汎界彼此毗連呼應聲息甚近遊巡往來甚屬周密儘敷通融調遣之用又衡州一協歷來不設戰船雍正七年前督臣邁柱因該協逼近湘江為兩粵往來大路將沅州協裁減之戰船分撥六隻為該協遊巡之用今查衡州一協雖通兩粵大路但俱屬山河灘高水急不能撐駕身長粗笨之戰船是以

停泊河干並未駕駛巡緝實屬有名無益且衛協水塘每塘各設小哨船一隻給塘兵撐駕以供巡查之用頗為便利原無藉此戰船應請將衛陽戰船六隻裁汰以省虛糜又襄陽原設哨巡船七隻內於雍正十一年裁減一隻尚存六隻至雍正十三年有穀字二號船一隻屆當大修之期該營遊擊李應正擅行拆毀迨李應正於另案參革議令接任官賠造因估價不符往返駁詰至今尚未修起查襄鎮穀字二三兩號戰船係分防光化縣之水汛自穀字二號船係拆毀之後止存穀字三號船一隻遊巡該縣地方毫無違誤數年以來地方甚為寧謐是此穀字二號之船亦屬冗設應同龍陽衛陽各戰船一併裁汰其原船俱令變價充公庶營伍無空設戰船之名而經費亦不致冗耗矣



一營伍私設提塘及子識冒佔伙糧之弊宜革除也查鎮  
標協營額設經制官兵俱按地方之險易酌量設立況兩  
湖為水陸衝衢地方險要巡防設守已屬汎廣兵單則設  
一兵須收一兵之實用豈容一名冒濫乃查湖廣北南二  
省各標鎮協營俱於省會地方並提鎮駐劄處所各設提  
塘一名為請領錢糧及彙造奏銷季報各冊而其實藉以  
揣摩上司所行事務凡有關於營伍者提塘即催倩脚夫  
先期通知以為整備彌縫之計聞鑽營之門啟指撻之弊  
皆提塘從中為之線索弊竇難以枚舉是提塘名色已宜  
急為革除况每營設一提塘必各給以名糧以資工食其  
中善於鑽探者又必多給名糧以示獎勵故一營之中給  
糧一二三分不等今北南兩省提鎮協營共十餘處所設  
提塘不下百十餘人佔食名糧不下二三百分殊屬冒濫

再查武職官員由行伍出身不知文義者居多又因養廉有限不能延請幕賓是以文移書稟往往藉手書識以致若輩高其聲價每稱一分糧不足養贍家口輒以辭糧要挾本官而本官需用其人遂任意加給名曰伙糧以供幫貼每人各佔名糧或一二三分不等此不獨提鎮協營大員為然即下而都守千把亦莫不如是衙門益大則伙糧益多上行下效不能禁止通計兩湖提鎮協營六十餘處佔食名糧亦不下二三百名曠缺已極臣到任後即經分別嚴飭兩湖各營將提塘盡行革除其有道路遙隔凡彙造冊籍請領錢糧等事必應接應辦理者則令提鎮大標僱倩一人辦理其各協營或附於提鎮所委之人或約同附近營分同僱倩一人承辦仍飭令捐賞工食不許擅給名糧一分之外於營公費內准其量給工食以資膳度統

於年終造冊報銷其提塘書識從前冒佔之名糧逐一清  
出悉行募補以足兵額惟是楚省臣雖嚴飭集革在案而  
前項積習各省大概皆然可否仰請 皇上敕下各省  
督撫諸臣一體清查裁禁庶額兵不致曠缺而兵餉亦免  
虛糜矣

以上四條皆就臣愚昧之見因地因時並將營伍之積弊  
分別釐正剔除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請專修水利之責成疏乾隆六年 陳宏謀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陳宏謀謹 奏為水利關係農田請專修築之責  
成以收實效事竊惟耕鑿乃衣食之源而水利實農田要  
務江西一省所屬郡縣非瀕江帶湖即環山逼嶺近湖之  
地勢與水平民間築有圩堤閘壩以資捍衛地以內之民

田廬舍烟火萬家每遇水發全仗圩堤開壩周圍堅固始保無虞一有冲漫均遭淹害此以圩堤開壩防水之害者也近山之地高下畸零開壩田地既防衝決之為患又苦灌溉之無資惟有修砌陂塘堰圳水至可資防禦水少可資灌溉此又以陂塘堰圳防水之害而即資水之利者也江西水利大段不外此二者而年歲之豐歉亦即關係於此二者矣向例於農隙時撫臣行令各地方官將舊築圩堤派夫修葺年底將完固緣由造冊報部存案止就南昌瑞州臨江饒州南康九江贛州等府所屬之十有餘縣年年報部有案考彙冊開報而近山逼嶺地方一切陂塘堰圳均不在開報勘修之例即此數府中除所報圩堤而外亦尚有續修未修之圩堤開壩總因地方官向無承修保固之責視為泛常並不親勘督修其間民力之勤惰出夫

之多寡圩堤之堅否地方官既未親臨查勘無人督率奸頑印戶每推委不前不但應修而未修者延挨觀望即已經派修者亦不過虛堆浮土掩飾一時隨修隨傾難資捍禦以致驟遭大水尺土不保全圩受淹一處沖決闔境罹害現據士民以民間情願修圩築圳請官督修主持以免阻撓等詞紛紛具呈則江省之圩堤堰圳夫力雖出於民督率不可無官也明矣臣查地方縣令身膺民社水利農田本其專責但每年農工農畢後正值徵漕開訟之際勢難親身前往各鄉勘修而各處應修之處無官為之督率未免心力不齊強弱不一動多阻撓爭執控告不休之事臣查各縣均有縣丞一官本屬閒曹並無專管職掌原應佐理縣務此等圩堤堰圳乃民生要務正宜委令辦理臣蒞藩司任時正屆農隙之時曾經詳明通飭各屬委令縣

丞各員分頭勘修但係一時詳行之事若不定以責成永遠遵守仍致始勤終怠難收實效臣請將江西一省縣丞均加水利銜凡有修築圩堤開壩坡塘堰圳等項工程俱專責各該縣縣丞查勘督修間有並無縣丞之屬即委典史巡檢各按本管地段查勘督修每年九月以後農隙之時各該縣丞等官輕騎減從親詣各鄉確勘將應修圩堤等項查照向例督率圩長民夫合力修築薄者培之卑者增之圩長徇私怠玩佃戶恃強抗違者該委員即可就近分別懲治統限歲底修竣造冊移縣該縣察實加具印結轉申彙冊報部查核其有向無圩堤等項查勘情形或應築堤建閘或應修砌塘圳等類及向曾築有工程或年久坍塌過甚者亦即督令該地民夫合力修築如工程浩大關係永遠水利而民力不支難以派修者應請循照從前

奏明事例動支鹽規充公銀兩給發興修工役造具實用工料細冊報部核銷各該員三年之內果皆實力督修並無沖決被水等事遇有保舉陞用將承辦水利如何列入事實獎薦以示鼓勵倘有扶同捏飾以及借端需索擾累鄉民等弊分別參究自此之後除猝遇異常大水非人力能施毋容議外如止尋常雨水而有圩有壩田地工程修築不堅致有沖漫受淹者將各該委員及知縣一併題參分別議處如此則責成既專修築以時各官咸知境內有不容玩視之工程小民亦知境內有不容推諉之工程上下官民交相勸勉水利興而農田得收實效矣

請復舊例以實倉儲疏 乾隆六年 周學健

刑部右侍郎臣周學健謹 奏為積儲為足民之至計請復撥補盈餘動支存公之例以實倉儲事竊查常平倉儲

減糴以平市價賑貸以濟民艱 國家惠民之實政莫大  
乎此我 皇上加惠羣黎凡所以為積儲計者無不籌  
畫萬全以期倉庫充盈民食有賴臣伏請本年二月內

諭旨朕看州縣有司往往慮及需變賠補以多積穀石  
為憂其如何酌量定例俾其從容不至賠補之處交與該  
部另議具奏欽此大哉 王言誠推恩羣情之至隱而  
籌畫積貯之首務也夫常平積穀不去其累官者而欲倉  
儲之常盈而無虧容可得乎累官之事莫如需變與買補  
二者本年五月內臣在戶部侍郎時會同遵 旨議請  
將常平倉穀比照通倉准銷氣頭販底之例行令各省督  
撫酌定成規 題明辦理在案是需變一事將來可免賠  
累且繕修倉廩及時晒晾照例出易勤慎之員原可不致  
虧損此猶人力所能為也至於買補賠累則有非人力所



及者春夏出糴當青黃不接之時米價必貴秋收新穀登  
場價值日必平賤似乎買補止有盈餘竟無不敷不知穀  
價之貴賤視乎年歲之豐歉如出糴之時遇歉價貴買補  
之時遇豐價賤則有盈餘或出糴與買補之時皆值歉收  
皆值豐收其價值約畧相等即有不敷尚屬無多若出糴  
之時則遇豐年價賤買補之時又值歉收價昂斯價值相  
懸不敷之數每以千計即出糴數少不敷價值者亦每至  
數百兩不等府州縣官裁給養廉有幾何能堪此賠累乎  
遇不肖之員汰累里民短價領買勢所必至然派買一出  
而恭勅隨之處分及之矣府州縣官貪祿 王朝積儲  
一事原應盡心辦理第倉儲不出陳易新致有霉變則有  
賠補之嚴例出糴之後不依限買補致倉儲空虛則有買  
補遲延之恭處買補倉穀則有計贍治罪之科條有違

功令則參處不免欲全功名則賠累何底焉得不視為畏途惟其積穀之少以省賠累之地乎乾隆二年戶部議定買補不敷准將通省雜價盈餘勻撥如再不敷准動存公銀兩撥補自此例一定買補之賠累少減迨至乾隆四年原任江蘇巡撫張渠因是年江省皆遇歉收價貴並無盈餘可以融補奏請停其撥補經部議定嗣後以本地之盈餘為本地之撥補將通省融撥及公項撥補之處通行停止在案夫以通省之盈餘撥補通省之不敷則有盈餘之州縣固不容其冒銷侵隱無盈餘之州縣亦不致賠累徧拮事屬公平今以本地之盈餘為本地之撥補設此一邑之中逢遇出糶價貴買補價賤則雖有盈餘無煩動用矣其或逢遇出糶價賤買補價貴則更無盈餘可以撥補矣

○定以本年撥補則上年所有盈餘不肖之員必百計

浮開以圖侵冒上司因係本地撥補之項不甚愛惜聽其開銷彼上年並無盈餘者則又不准融撥勒令賠補即如臣奉 命查審兗州府沈斯厚貪婪案內有嶧縣乾隆

五年盈餘谷價一千九百餘兩沈斯厚提用一千二百兩現在審明議追設以此一千二百兩通融撥補可免數員之累今則徒供貪墨之使抑是同一撥補盈餘以之勻撥通省則公而溥以之撥補本地則偏而私其理較然可觀也至於動支存公添補不敷之虞必值該省皆係歉收價貴盈餘不敷然後動支若年豐穀賤則盈餘已敷撥補動支存公原非常有之事且查存公銀兩留為辦理地方公事之需各直省如辦解物料不敷腳價及修理衙署等項皆得動支地方公事孰有大於積儲者而反不准動支亦覺輕重失宜如以勻撥盈餘添補存公恐經管倉儲之員

恃有此例遂敢浮冒侵漁之漸獨不思州縣各官辦理之事何處不當稽核其浮冒防閑其侵漁斷無預料其浮冒侵漁遂可矯其弊而廢棄成法也如以買補之時價果昂責原可咨明展限不知此例一開累累之員聲起效尤止囤存價在庫矣天時之豐歉難以預料設或年復一年價仍昂貴不且盡倉儲之粟轉而為存庫之價積儲竟為虛設矣且上年既因價貴停買下年春間必係價昂仍須平糶至秋成之時並買兩年之穀更覺艱難是價貴停買一事尤於積儲無益也以臣愚見欲倉儲之常盈必使官無賠累之苦欲使官無賠累之苦必當復通省撥補與動支存公之例方為有裨仰請 皇上敕下該部定議通行各省將乾隆六年以前凡有穀價盈餘徹底查清解交司庫統俟下年買補時有不敷之處核實撥補如撥補有餘

再留為下年之用倘或不敷動支存公添補嗣後總以上  
年通省盈餘為下年勻撥不敷之用其府州縣買穀還倉  
如有盈餘事竣之日即解貯司庫另款收存報部查核倘  
府州縣有將盈餘銀兩任意侵挪者嚴叅治罪至於買補  
之時原應稽察其買報侵漁之弊請嗣後責成該管道府  
於買補時確查本處市價按其買補月日核實准銷如有  
虛開捏報及道府等官不實力稽查虛應故事聽其冒控  
者該督撫嚴叅分別治罪議處如此則經管倉儲之員既  
免賠累之苦且除冒銷之端積儲自充民食有賴於足民  
之至計不無小補也

請給淮商餘息以速鹽運疏乾隆六年徐士林

巡撫江南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徐士林謹 奏為恤商正以惠民仰懇

聖恩准給准商餘息以達鹽運事竊照商人行鹽計圖牟利斷無照本發賣不取餘息之理鹽商無利行鹽不前決無鹽價不長之事上年臣奉 旨查辦准鹽運楚成本

據商人開報各款數目浮多不無暗攤餘息情弊經臣與鹽臣準泰逐一察查據實核減定為成本並請量加餘息會詞具 題今准部議以餘利諒已攤入成本之內毋庸另給誠慮核減未盡不便加重也第前次核算成本較部議原價雖屬稍增而各款皆現在必需實數並無浮溢今不給餘利商情失望輒生退阻且適值今春陰雨過多場鹽產少兼以開浚鹽河築壩阻滯價脚倍增現在鹽運不前鹽臣準泰極力催趨各商呼籲延挨甚為掣肘伏查准商以鹽為世業權子母操奇贏雖物力盈縮價有貴賤不齊而從長計算總期獲利乃商賈常情先經大學士等原

議內開須將需用各項確加核算每引計其成本若干並其利息若干酌定價值等語早已籌議及此臣等奉

命查辦將成本逐款核清聲請每引量加餘息正遵照原議使本利不清可以察其私增情弊體恤之中仍寓以節制之道倘止今照本出賣不給餘息恐不足以服衆商之心且實在成本原無可減不過減成本外之重利耳前鹽臣三保二次酌開成本賤價每引六兩三錢零貴價每引六兩五錢零是成本內實有餘息也今臣議定賤價每引五兩三錢零是每引已減餘息一兩矣貴價每引五兩七錢零是每引已減餘息八錢矣僅議量給餘息二三錢就年利而計不過十之三四釐較之典商三分二分之利輕重已屬懸絕祇以鹽商資本饒裕常年通算積少自可成多是以計利不嫌微薄若仍謂餘利已攤入成本則每年

正雜錢糧匣費外支原有定額火作等項雜費復屢經裁減實難隱混況現今產價之貴脚價之增又為衆目所共見衆耳所共聞一無所利而今其挾貲千萬冒涉江湖雖嚴催行運不惟奸商得以藉辭即令良商亦未免於力絀倘漢口到鹽稍有不能恐淮商因而楚民亦病此不得不早為籌慮者也伏思恤商正以惠民補偏乃以救弊仰懇皇上天恩准給淮商餘息每引二三錢計售賣於民每觔增值不過幾毫在商人皆沾餘利日見充裕不必嚴令而自爭先行運誠屬商民兩便仍令鹽臣每年核定成本輕重鹽價應賣應賤合加餘利每引若干預行咨明楚省曉諭按數出售如有私增釐毫及運銷稽遲者即將該商嚴究庶情法兩平該商無以藉口而楚民亦永無鹽貴之患矣



皇清奏議卷三十八

敬陳賑務事宜疏 乾隆七年

蔣 溥

吏部左侍郎臣蔣溥謹 奏為敬陳賑務事宜推廣

皇仁事欽惟我 皇上勤求治理敬念民依偶有水旱

偏災 召對臣工時加詢訪痼疾在抱之意每形於辭

色而 深宮之厯念尚有為臣下所不能盡窺者

宸衷肫摯誠為自古所未有近淮徐一帶地方被水蒙

皇上特命大臣前往會同督撫河臣辦理水利賑務疊

降 恩綸至再至三蠲租免賦加賑截漕拯墊溺之羣

黎而登諸衽席本月十五日復蒙 皇上召見在廷諸

臣 面加訓諭有可以籌畫一二者條奏以 聞臣

仰勦 聖顏敬聆 天語彌切悚惶無能報稱伏思

淮徐諸郡襟絡河淮今年雨水過多上流之水滙注洪河

一時宣洩不及以致高寶一帶低窪淹沒為異漲現在  
秋分節候水勢日漸消落將來善後事宜 欽差大臣  
等自能悉心辦理惟是現在賑務 皇上不惜億萬帑  
金為小民熟計安全要在膏澤遍敷不致一夫失所而微  
臣區區管見稍有可以仰承 德意者不揣愚昧敬分  
晰陳之

一江省災黎或羣聚一處或流散四方愚民饑寒所迫最  
易煽動該地方官應將前後所奉 諭旨隨時隨地宣  
揚化導俾知 朝廷德意無微不至有司辦理荒政應  
兼留心訪察奸宄其流民所到之處業經 諭旨使各  
該省隨地安插留養並令訓諭約束而未經流出之人羣  
聚一處覓食無方或掠食市物因而漸肆搶奪情形若不  
防微杜漸誠恐為害甚鉅應令有司加意稽查如有奸民

即行指出首惡懲治其地方武弁亦宜先事防範不得視為膜外

一辦賑務須多員各該州縣地方其奉委協之佐貳等官以及往來差員或搬運米石或稽察賑務本地方官每視為客官不能和衷共事其胥役人等因生窺伺呼應不靈動輒掣肘於公事不能無誤應令督撫嚴飭毋得復蹈前轍期於一體辦公不可妄生畛域

一各屬散賑開報戶口照數詳請米石至臨時給賑往往有造冊遺漏之人已蒙我 皇上洞鑒奉有 諭旨

無使裁減臣恐被災之處既多原有一種貧民往往被上無定戶口冊籍終不免遺漏及臨期乞賑而承辦官拘於造冊詳報在先不便再為開銷致令囑閑滋事殊不知我皇上軫念災黎加意撫綏今又於常額之外 特

旨加賑三月兩月不等

恩施至渥何惜升斗反致此

膏不能徧及應令該督大吏密諭委員斟酌辦理果係實在災民冊籍有遺漏者一面收賑一面補行詳報

一散賑地方或有本籍紳士及殷實之戶能出既資分任賑務實心効力者彼等既係本地之人自能熟悉本地情形應令地方有司核實詳報分派各村鎮料理賑務如果有益災黎請照樂善好施之例一體酌量議敘查從前雍正年間山東災歉曾經舉行此例今似可做而行之

一散賑例設米廠粥廠向來多擇城中寺觀處所設立不過數處以致該州縣散賑不能遍及務於各鄉村地方度其遠近在適均之地分布賑濟庶人少易給且老幼皆就近赴領易於散給

一散賑分設各廠需用書吏人役甚多原皆有額設工食

而向來此輩積弊往往乘機侵蝕散米則用小斗量出或攪和糠粃賬粥則夾入硬灰偽作稠濃因而扣剋米石又挑夫火夫種種通同作弊之處不一而足在國帑已大為糜費而窮民仍未得盡被恩膏此種實應痛懲應令委辦之員不時親身稽察如有前項等弊立即於散賬處嚴懲示衆

一各州縣駐劄兵丁其應得糧餉或由本營給發或在本州縣支領皆有定制惟是江省偶遇災荒地丁糧米所在多蒙蠲免其兵丁糧餉地方官員或因無項可支詳請轉報以致稽延在各該兵丁遇此歉收之歲未免食物昂貴誠恐需用甚艱應請 敕諭督撫轉行藩司預為經畫依限給發則糧餉不致逾期而兵食寬裕矣

一窮黎被水之後露棲野處寒濕交浸易致疾病應令該

地方開設藥局揀擇本地良醫遇有疾患時應醫治務宜加意全活毋致虛應故事以上八條在奉 命之大臣

定能籌及而臣仰體 皇上惠鮮懷保之至意誠恐委

辦之員稍有奉行不善雖該管之大員一經覺察自必加

意恭處但恭處在後而 朝廷之深仁厚澤在窮民已

未得均霑何以仰副 聖心俾 恩膏溥被臣謹抒

芻蕘之見臚列敷陳以備 採擇伏祈 皇上睿鑒

請行版圖順莊之法疏乾隆七年 陳大受

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大受謹 奏為謹陳力行版圖

順莊之法以垂永久事竊惟催徵糧賦在乎因地以制宜

創立科條尤責酌今而準古蓋法久弊生雖前人之成式

亦難墨守而令行奸杜則當今之良法自應循行也伏查

海內財賦以江南為最地廣糧多催科之道實為繁重歷  
來編徵定額州縣大者編戶六七百里小者三四百里每  
里為一圖每圖為十甲原係照依田地坐落坵段挨號勻  
裝本無參差混淆之弊緣明季正賦之外額多雜派差徭  
按里輸當並不計畝均值又有官戶儒戶之優免于是避  
役者將本名田地寄籍官儒以免差徭遂至數十頃之多  
田占籍于一圖而竟得免役或田僅數畝徧載於一甲而  
派令當差偏枯不均閭閻苦累是以國初科臣柯悰江蘇  
藩臣慕天顏咸有均田均役之請也夫均田均役其名未  
嘗不正其意未嘗不善然考其立法之始即為滋弊之源  
有不可不加詳察者查田地必有坐落處所故版圖魚鱗  
順號冊籍為清糧根本均田者應視其通邑田地山蕩之  
多寡均分幾圖幾甲每甲裝田若干挨順坵段由近及遠

務使履畝即知其田係何圖何甲按籍即知其田坐落何處則田地何至錯雜而田額亦未嘗不均以臣所知江廣安徽等省編田區分圖甲咸皆如之乃萊天顏原疏云聽民自相品搭充足里甲之數此言一出民間推收遂不計田畝坐落處所而以圖甲為虛悅任其取東西南北之田以實之惟以戶名為主甚至將一坵之田割裂分列於數圖故欲就實徵冊而考其田在何處非里書排年末由知悉而里排人等以印官為傳舍錢糧無憑催徵藉此權操掌握花分說寄包攬侵收無獎不作皆自相品搭一語階之厲也至本朝定鼎以來一應工役俱動正項開銷小民完納正供之外並無絲毫雜派差徭無役可均其所稱均役者乃州縣之私派耳蓋里役之設仿自明季陋獎相沿始則藉催糧之名供役在官繼則不肖官吏倚為腹心



令其承應一切雜務按圖按甲遞年輪當且有值日里排  
每日即在縣前伺候一遇公私之事官出一票交給里排  
承辦繳官有費經承有費差役有費指一派十籍以肥己  
苛派糧戶每米一石自一二兩至八九兩不等名為幫貼  
猶不能滿官吏之慾壑因之包攬錢糧侵漁正項從前江  
蘇等屬積多至千百餘萬大概由此賦逋民困均田均役  
之流弊已為至極是以雍正十年內廷議舉行版圖順莊  
之法以清田糧實乃因時制宜酌今準古之善策而前督  
臣尹繼善等又將里番排年等役嚴行革除數年之內錢  
糧易於徵收小民不得浮費已漸有成效第緣各州縣印  
官屢易奉行不力而所定科條亦未免過煩以致版圖各  
冊有已經查造者料理未得就緒乾隆二年內陞任藩司  
張渠又有均田均役之奏經部臣議以事關更易成例永

定章程應令確按地方情形悉心妥議題到再議等因臣  
自上年調任江蘇查核此案未經議覆而各州縣依違其  
間並將已經查造之冊等諸無用隨詳加體察博採輿論  
始知版圖順莊事若相背而理實相成祇緣舊日里胥積  
蠹向藉均田推收為婪索之計一旦易為版圖權柄無所  
操縱不能遂其科派之私故爾多方阻撓極力慫恿冀其  
近舊而不肖官吏希復里排責令辦事可藉分肥亦多交  
託究於國賦民生有損無益伏思版圖乃就田間賦千古  
不易之經即明之初年又造魚鱗分役里甲三千甲田三  
百按畝科徵是均田原寓於版圖之內又洪武初驗田出  
夫田一項出丁夫一不足一項者以別田足之按畝計役  
而均役亦即在版圖之內故版圖一定諸務皆便若舍版  
圖而只言均田均役則其流弊必至如前所指者至於順

莊就人間賦不過行滾單省差使民之一節版圖既清不  
難次第辦理但立法貴於易簡庶奉行者得以易知易從  
前此舉行版圖順莊條議紛繁冊籍浩瀚所造坵領戶戶  
領坵版圖實徵順莊等冊紙筆人工所費不貲且須逐年  
換造者人多畏難遷延度擱或勉強遵奉遂致滋擾今臣  
等酌議州縣每年俱令造實徵冊及滾單冊以為徵糧張  
本實徵冊內田額銀數俱與奏冊相符應以現年實徵冊  
為根底照冊載各戶每戶各散給一單令其自將該田坐  
落土名坵段號數四至鄰田及本戶的名住址一一開填  
明白繳縣註入實徵冊內俟填註完日督令經承檢查抽  
聚挨順坐落坵段歸併圖甲仍照原額田數均裝次年即  
照此另造為版圖實徵冊嗣後田地售賣只須改寫戶名  
不得將田竄入別甲再按花戶所填住址分晰城市村莊

另造順莊滾冊以便催糧其買賣推收住址遷移隨時報明悉照原議查辦則以州縣每年必造之實徵冊根據而清釐之事非繁擾較為捷便從此章程一定不惟田地之積弊永杜糧賦之催科有裨即一切經野實政皆得有所憑依以為推登矣

請廣淮揚水利疏

乾隆七年

顧琮

總督漕運淮揚等處地方海防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顧琮謹奏為敬陳淮北溝洫已行之成效請廣水利以盡地力事竊惟淮北郡縣地居天下之衝襟帶黃淮匯注湖蕩土田廣衍戶口繁多第頻年水旱饑饉荐臻以致土地荒蕪民物凋敝連歲疊蒙 皇恩蠲賑截漕近又 特遣大臣撫綏賑恤更令加意講求陂塘溝洫以期收益除害仰見 聖主勤求民隱懷保惠鮮

其所以欲措斯民於衽席者至周至備臣待罪總漕淮郡  
適當駐劄之地又因厯任已再其間風土民情知之頗悉  
近者督漕北上復沿堤相視按之地勢訪之土人而知淮  
北實有可興之利誠能因勢利導固有施功甚簡為效甚  
鉅者竊見淮安南北地之高下本畧相等乃田價懸絕至  
有相去僅數十里如淮南涇河上田每畝值銀十餘兩淮  
北下地一項僅值銀七八兩者考其所由蓋淮南河堤多  
連涵洞灌注有資故堤外之田悉成上腴至淮北郡縣地  
雖濱河而溝渠坡堰概未講求故地之高者僅種二麥雜  
糧從未獲禾稻之利若一亢旱麥收亦缺竟同石田其卑  
下之區則又皆如如荏葦極目汙萊積雨稍多即成巨浸  
是以夏旱秋潦年年告災十室九空公私困竭臣初疑引  
河灌溉廣設涵洞或於淮北未宜近因艤舟清江迤北登

堤履勘見五公橋旁近土田肥滋宿麥成熟秧苗長茂詢之佃農並云此二十年前亦係荒瘠之地後因有錢姓者以賤價買堤外瘠田於堤上創設涵洞導流引灌遂成沃土夏麥秋禾歲得再熟故前此每畝三錢之價今已價十餘兩因益信蓄洩得宜地無南北可獲其利臣竊見自清江以上運河兩岸雖亦間有涵洞第由來止知束水濟運未知借水灌田是以坐聽萬頃原泉竟未收涓滴灌溉之利遂使淮北之利與涇河田畝高下相懸昔魏史起之言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鄆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因引漳水溉鄆而河內以富今淮北諸河形勢適相類此應請皇上特遣大臣一員總理相度會同督撫河臣詳酌妥辦估計興工於兩郡近河堤岸或建設涵洞或分築壩

堰開渠溉田至東西駱馬微山漁濱徐塘諸河支分派別  
務各廣引溝渠或築圩岸以圍田或棄窪地以蓄水要使  
隨地制宜克盡地力而止其需用帑項應就近在兩淮運  
庫動用更令即於河員內遴委諳練河務數人分司其任  
約一二年間水利興而人力勤可盡使瘠土化為沃壤第  
恐議者疑其運河洩及諸湖之水或於濟運有妨不知各  
省糧艘道經淮徐每年五月上旬即可過該稻田須水正  
在夏秋前此啟閉以時運過始行宣導是祇借運河閑蓄  
之水用為民田灌溉之資漕運毫無所妨農工大為有濟  
況清江左右所建涵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萬無疑慮雖  
行事之初經費須出自朝廷規畫然與其憚於興作  
而旱潦不除累歲賜復蠲租動以鉅萬窮黎究難普  
濟國帑坐以虛糜終之水旱頻仍未有窮已誠得此工克

興則因民之利盡地之力考之目前計之異日其利有五  
淮徐兩郡災黎衆多特哺嗷嗷半菽不飽若水利興修即  
可寓工於賑其利一也兩郡頻歲被災額賦既多蠲免賑  
濟復發帑金當前既已周章後此更難為繼若田功克舉  
歲獲豐收則從此正供可以無缺庫帑可以節省其利二  
也淮徐常平匱乏一遇凶年米價翔湧若溝渠既通則二  
麥禾稻歲獲再收數年之間民免艱食倉儲有備其利三  
也兩郡硤瘠既化為膏腴賦不加增收有倍獲則流亡安  
輯匪僻自消其利四也運河為湖泉貫注亦多溜壩冲工  
今相視要害開引涵洞溝渠則水勢既分險工自捷行之  
有成雖有此時開濬之勞可除永久修工之費截長補短  
去險就平其利五也利興害除上可慰 九重南顧之  
懷下可貽淮北百世之利是一時 國家之所費有限而



將來小民之獲利無窮水旱有所節宣一勞得以永遠收  
益除害公私並濟無過於此矣

請定雩祭大典疏 乾隆七年

徐以升

巡視北城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以升謹 奏為水旱  
關係民生請定祈禱之祀典以昭誠敬事竊惟堯水湯旱  
聖世不免災異之乘禱雨祈晴古來原有特舉之禮我  
皇上旰食宵衣勤求民瘼今歲春夏以來畿輔地方偶  
爾雨澤愆期原非遽稱災異而 深宮齋禱默致精禋

恩旨頻頒大沛解澤並 命禮臣設立壇場虔誠  
禱祈仰見 聖主如傷厯念為民請命之盛心臣竊以  
為祀典所在亟宜修舉按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蓋古者有  
雩祭之典所以為百穀祈膏雨也禮記祭法曰雩禱祭水  
旱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為常  
雩乃若偶逢亢旱則又有雩周禮耄人旱暵共其雩斂春  
秋書雩二十有一故有一日而再雩者旱甚也是又因旱  
而雩義雖不同要之雩祭之興自古有之考字義雩者吁  
嗟求雨之意其制則為壇于南郊之旁故魯南門為雩門  
是雩壇實有其地矣自西漢之世雩禮始廢則禱祀天地  
宗廟晉永和時議制雩壇于國南郊梁武始移雩壇于東  
郊又改燔燎而從坎瘞唐太宗又雩祀于南郊宋制孟夏  
雩祀昊天上帝前明雩壇在泰元門外是歷代皆有雩也  
我朝禮制具備會典亦載有 躬禱之儀獨于雩祭  
尚未設有壇壝似屬闕典雖 郊祀之禮亦有雲雨風  
雷之神與嶽鎮海瀆之位而禮必有所專設乃于祈禱之  
典似覺更為誠敬周詳伏乞 皇上敕下禮臣博求典

故詳考制度於京城之內擇地建立雩壇仿古龍見而雩之禮每年屆期擇日致祭一次偶遇亢旱愆陽雨澤稀少即於望告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出雲雨者以祈求雨澤無庸於各宮觀處祈禱再查祈雨祈晴事同一體倘有雨水過多祈求開霽之處請照祭法雩祭祭水旱之例亦於雨壇致禱庶誠敬克申於典禮似為允協至僧道諷經考周禮巫師神巫而舞雩故古有歲旱暴巫之說然孫子之對魯穆公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不已疎乎今僧道諷經求雨是亦巫師之意也然揆諸禮經考諸禮制諷經之例臣愚以為似可停止其或各寺觀有願祈求者亦聽其自致虔心不必從事壇壝至禁止屠宰一事查唐開元間有禁止屠宰之例然稽之雩禮亦用牲牢故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古祀神祈雨未嘗禁

屠且使經紀小民各項歇業民間嫁娶等事多有未便臣  
愚以為屠宰似亦不必禁止至於不理刑名則各衙門事  
件繁多反致稽遲淹滯如笞杖等罪不過懲儆刁頑原非  
大傷民命未必遂至于和若概從寬釋愚頑之徒反為得  
計亦開姑息養奸之漸臣愚以為刑名案件似應照常辦  
理臣又考之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自古雨  
暘寒煖休咎攸關不獨人君當誠心修省即大小臣工皆  
宜有省躬省職之思至於直省府州縣亦應並設壇壝俾  
展祈求之典臣請嗣後京師地方或遇雨暘偶爾愆期應  
致祈禱者 皇上於大內虔誠致禱 特遣大臣官  
員詣壇致祭其王公以下至各部院官員如何分班詣壇  
虔誠致禱及直省官員遇本地方水旱詣壇祈禱之處伏  
乞 勅下禮臣一併詳議酌定儀注遵照通行庶大典

舉而誠敬昭以對越 上帝以消弭災眚而古禮咸備  
矣

勤修省疏乾隆七年

柴朝生

協理陝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柴朝生謹 奏為敬  
竭愚忱仰祈益崇 聖德以臻泰和事竊惟君咨臣儆

治世之休風謙益盈虧檢身之至理臣伏讀本年三月內  
上諭有云爾九卿中能責難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  
者何事此誠唐虞之一堂交儆而我 皇上虛懷若谷  
從諫弗咈之盛心也不獨九列大臣面承 訓諭者悚

仄不安凡屬臣工稍有心知血氣者靡不感愧思奮以圖  
仰贊 高深臣緬維隆古妄參末議謹據一得之愚用  
效芻蕘之獻伏查堯有水患湯有旱憂自古帝王之世難  
免災祲論者以為氣數適然臣愚以為正天之保佑中命

而伴之愈勤其懋修也故舜言澤水微予湯以六事自責其德益純其操益密而有感斯應提若影響 皇上御

極以來治隆堯舜仁心仁政浹洽寰區入春以來近京地

方雨澤未經霑足 宵旰焦勞無時或釋臣謏陋庸才

何足仰裨萬一惟是天時之雨暘難以淺見窺測而人事

之修省不妨過為責難然修省於事為者一動一言純雜

易見修省於隱微者不聞不見朕非難窺蓋君心為萬化

之源普天率土百司萬姓皆於此托命焉 皇上出治

臨民固無一不準乎天理合乎人情治臻美備矣而小臣

私意管窺 萬幾餘暇宜無陶情適興之時但恐一念

偶動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幾或乘於不及覺遂致潛

滋時長而莫可遏則俄頃間之出入即為 皇功疎密

所關雖 深宮之糾虔自必備極縝密萬非 微臣所能

參度而報効無由寸心激切不得不鯁鯁過慮伏乞

皇上於百爾臣工所不及見左右近習所不及窺之地朝夕愈加教誨致審於惟幾惟康而力求乎制心制事則

聖德益隆

聖心益濟豈得隨時修省僅致感召之

休徵已哉

慎起居疏乾隆八年

沈廷芳

協理山東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沈廷芳謹 奏為

車駕東巡請

慎起居敬懇愚忱仰祈

睿鑒事

臣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天子之孝是故起居必慎動靜必端服食有常度進御有常則偶事巡幸警蹕倍嚴誠以皇躬至重孝以守身為先故能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欽惟我 皇上仁孝性成遠邁前哲屬者將

幸奉天躬謁

祖陵以展孝思此則春露秋霜不勝追

達之念衣冠物御恒存如在之思洵足以齊虞舜而饒周  
文矣臣嘗考記言古不墓祭自西漢始崇此禮為高帝原  
廟之遊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率公卿以下朝於原  
陵而上陵之禮迺興歷梁後周及唐此典不替而開元中  
編入五禮著為常憲是雖人君事亡如事存之盛節而陵  
廟無並重之禮此韓愈豐陵行之所由作也雖然 盛京

係 國朝鄧錫之邦 祖陵為萬載神遊之地上陵大  
禮實同孺慕興懷 先帝而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

率土臣民胥為感悅且 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

道萬象昭明百昌告瑞小臣何敢以管窺蠡測冒瀆

宸聽惟是今年四月奉有今春偶有小癘漸次平復之

諭旨意自去歲淮楚水災 深宮屢念所致况夏來

暑氣倍烈奉 旨以 上天垂象示儆當惕勵毘勉



勤於政事感名休和仰見 聖天子健法天行不自暇

逸炎蒸之候勤理萬幾而 車駕所幸 盛京去 大

都一千五百里之遙 祖陵復安長白山之麓邊塞崎

嶇跋涉勞頓更聞北土高寒七八月間已如冬候間逢霜

雪即可禦裘風氣與內地迥殊尤難珍攝伏望 聖躬

隨時隨地敬慎起居節勞養和以臻釐福典禮慶成早啟

法駕或 駐蹕塞垣固宜量簡軍寄而閱兵之餘

於田獵之事惟冀勿事馳驅 皇上既臨粉榆之鄉社

宜益思王業之艱難 一人之身為 天地 宗

社所關四海兆民所倚 列祖神靈實深憑式保恤萬

倍 聖壽無疆斯稱大孝此尤中外臣庶所仰望而臣

之愚衷實為惓惓也臣本東海下士恭荷 召試館閣

游列言職中心感奮倍切尋常早擬上達微忱因弗善養

生貧勞致疾幸蒙 聖恩如天之蔭蕭父已得再生謹  
貢螻蟻之忱稍效犬馬之報干犯 宸威不勝虔切悚  
惶之至

永定上游水利疏乾隆八年

高 斌

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高斌謹 奏為議籌永定上游開渠築  
壩等事宜仰祈 睿鑒事查桑乾河為永定上游發源

於山西馬邑之洪濟山經山西之應州大同陽高天鎮直  
隸之西寧保安等州邑至宛平之石景山計長八百七十  
餘里保安州境內桑乾與渾河並舊開有渠六道曰北平  
坡渠曰公務渠曰張公渠曰河南惠民渠曰中惠民渠曰  
南惠民渠居中總謂之曰保安川繞渠秋稻自前明迄今  
資其灌溉民多富饒康熙十八年大同西寧等縣居民以

桑乾所經各村墟地面寬塏平行可仿照保安六渠之制於河南北岸各開大渠一道支引其水淤填灌溉營治稻田足為無窮之利曾議各捐渠身地畝合力開挑因年歉力薄而止至今尚有渠口舊迹乾隆六年二月內該處士民又曾呈請借帑興工渠成田熟按畝認還因關兩省未及商同妥議上年十二月內前任清河道方觀承將永定上游開渠等事宜稟商署督臣史貽直遣員前往查勘地勢諮訪輿情事屬可行於臣回任後移交到臣臣念興修水利既於地方有補隨備文移山西撫臣委冀寧道盛典會同直隸口北道王芥園帶同原委之河員主簿徐文龍等逐細勘明詳稱南北兩岸均可開渠一則利四縣之民田一則減下游之水勢但測量渠身高下及近溜築壩等事應請再行遴委善用水平之員妥勘定議等因臣復委

前運通判吳汝義主簿徐文龍前往應行開渠處所細加測量是否可滋灌溉有益民田無碍地方再行勘明詳酌等因去後茲據吳汝義詳覆測量得桑乾河北岸自山西大同縣屬之西壩頭村黑石嘴起東至直隸西寧縣屬之辛其村止可開大渠一道計長四十六里南岸自大同縣屬之冊田村起東至西寧縣之揣骨墜止可開大渠一道計長五十八里渠身隨地勢高下開挑自二三尺至一丈不等渠尾俱仍歸入桑乾正河兩渠成後約可灌田八百餘頃臨渠各村荒蕪之地悉可化為高壤實有益於民田全無碍於地方又將兩岸相較北岸地勢微順施工為易溉田亦多似應先開北岸俟有成效再行估挑南岸更為妥協今估計北岸渠長四十六里六分在山西境內二十五里六分零在直隸境內二十一里約估需銀六千二百

餘兩又渠口應開石工寬一丈長三十二丈均深九尺五寸約估需銀一千六百餘兩又河灘自渠口至水邊應建避溜亂石根壩高二尺底寬二尺頂寬六尺長五十五丈約估需運砌夫工銀一千一百餘兩通共約估需銀八千九百餘兩等語又據山西冀寧道等會詳此項工程事屬兩省地連四縣但該員均非河員疏濬事宜非所素習不便交辦應請直省專委河員領帑承辦令各該地方官襄助庶責成專而報銷亦易等語臣查原委之薊運通判吳汝義主簿徐文龍二員熟諳工程周知形勢應即交令承辦仍令口北道王芥園就近督率稽核至開渠築壩應需銀兩查清河道庫內舊存有營田工本銀五萬餘兩係從前借給民間營田歸還之項仰懇 恩准於此項內動支俟營田成熟後按畝均攤還官至如何分年分省派還歸

欵及新營成熟地畝接則陞科之處容臣會同山西撫臣詳議同估勘各工應需細數一併造冊題報即于來年春融後興工如北岸試行有效再將南岸勘估以次舉行其在山西應州境內之渾源河發源渾源州匯歸桑乾據委員等查勘亦可開渠營治稻田與南北兩岸形勢相等應俟兩岸渠成後著有成效再聽山西撫臣查明辦理計勘永定上游可開渠者三處皆藉桑乾渾水之利一處渠成即堪營治稻田三四百頃瘠化為腴民厚其生故委員查勘所至衆情歡躍紛紛具詞籲請舉行而開渠延袤數十里支分派引灌田既廣則永定洪流亦可稍資減洩蓋又相因為利者也再永定每當漲發之時倍稱險急皆由上游崇山夾束挾建瓴之勢全湧直注至石景山始就平地而揣流所向自金門閘以上無一定河身蓋離山未遠其

氣猶急今查上游桑乾河由西寧縣之石匣村入山所經  
宣化境內之黑龍灣懷來境內之和合堡宛平境內之沿  
河口三處皆兩山夾峙中徑二十五六丈全河之水一線  
束趨舍此更無別路乃天成閘壩關鍵之地若於此三處  
山口就取巨石錯落堆疊彷彿竹絡壩之意作為玲瓏水  
壩以勒其洶暴之勢則下游之患可以稍減委員吳汝義  
徐文龍等現在三處山口逐加詳勘和合堡又為衆河匯  
流之處應先於此處建壩約底寬二十丈頂寬十丈均高  
二尺長二十五丈係水中修建鑿取本山石塊約估需夫  
工價銀二千餘兩此項銀兩應請一併在清河道庫營田  
工本項下動支報銷統俟部覆到日一併確估造報於來  
年春融時興工俟試行有效再將黑龍灣沿河口二處酌  
照增修俾層層截頓以殺其勢更為妥便壩成則水不迅

水不迅而來水所經之地皆一望荒蕪居民咸處高阜委員等查驗節年水跡所至之處並不為患且永定汎漲不過數日漲再落則水畢洩矣以上開渠建壩二事實於河道民生均有裨益用敢備陳情形並將永定上游及北岸渠工繪圖二幅恭呈 御覽

、 籌立社倉疏乾隆八年

晏斯盛

巡撫湖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晏斯盛謹 奏為推廣社倉之意以權積貯之道事竊惟三代以下井田不可復矣然而猶可存井田之遺意者莫如社倉社倉之法自隋開皇時長孫平請立義倉始其時建倉當社穀本皆出於民雖稱諸州儲峙委積而關中之旱至就食洛陽未見實效宋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



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  
二計息以償逐年欲散少歛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  
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  
得見管米三千一百石存倉不復收息只收耗米三升以  
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  
倉其後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素之已行者為式凶  
年饑歲人多賴之是其米借自常平本出於官而收息於  
民貴貸賤償故舉之較易然亦未嘗廣有所推行也伏惟  
周末秦漢以下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勢之所趨極  
重而不可返是以管子因穀之貴賤而緩急其令以制其  
重輕所謂民有餘則輕之故歛之以輕不足則重之故散  
之以重者即漢耿壽昌所言常平之法穀賤時增價而糴  
穀貴時減價而糶者也彼以富國此以利民事實相仿行

至於今蓋積貯之常經矣然後漢劉般又言常平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得其平是在東漢之時常平之弊既已如此前世之弊大約相等數年以來於穀貴時俱增價而糴穀遂因之愈貴穀愈貴至於無可糴將無所恃以為糴此常平又有難行之勢也且使常平行之不弊其如深山窮谷遠鄉亦無所利何也常平之歛也穀賤而糴市人藉以增價貧民既苦湧貴其散也穀貴而糴市人因而囤積貧民又苦交持且其糴也城市而已遠鄉之民寡妻弱子不能沾顆粒者往往有之即使移粟四鄉脚費已耗而無錢之民究無所得米此又常平之法所不能周者也至於義倉之設建在當社於民甚便然隋倉之積微本於民是正供之外又復徵賦其本已失朱熹崇安之積借本於官則同本得息夏冬價值相較

貧者實食其利然其時雖下令司倉而州縣行之者不過間有一二後之行之者尤以為甚難且勉強滋弊何也其倉多設城郭於社倉之義既已大悖而積穀之法專主捐輸則仍陷倉之舊又非朱熹借本於官之遺意且任賑貸者不得其人上下視為無足重輕或且懼其積之多其累將與常平等憚其欲散之艱虛存數目至以空文副功令者又往往而有相沿日久亦不自知其然也要皆未探其本不盡其用更推廣而通變之也今夫生齒之繁利不溥不能濟也生人之計道不大不可久也臣當竊籌之州縣形勢廣狹不一約分四鄉小州縣一鄉約五千戶四鄉約二萬戶中州縣一鄉約一萬戶四鄉計四萬戶大州縣一鄉約三萬戶四鄉計十二萬戶大小相衡通約一鄉二萬總四鄉計八萬其間奉行社倉者除虛報數目及全未

有倉外或於四鄉各設一倉每倉積穀數百石或千石至  
三四十而止各倉多寡相衡倉約二千五百石總四鄉約  
一萬石以一鄉二萬戶之人食二千五百石之積每戶計  
得穀一斗二升五合戶約四口大小口相衡約為三口口  
日食穀一升戶計三升二萬戶日食穀六百石則二千五  
百石之積不五日而已罄所謂生齒之繁利不溥不能濟  
者此也今天下賦稅有經額徵銀米而外絲毫無所取至  
奉行社倉各省乃誤以隋義倉之積為社倉法數數焉惟  
勸民捐輸之為事而其間最不善者仰承上司風指邀集  
豪富紳監肆筵設席冊名樂輸其實勉強又其甚者按糧  
科配於額徵之外勒輸若干及其久也以冊為倉並無實  
在前官一易按冊而稽之則吏執冊而對曰此欠在民遂  
不得不行追捕追捕不完則拘比之於是簽票交加示曰

鎖拿樂輸而戶民之見示者曰既樂輸矣又曰鎖拿是不  
可解吏亦無辭以對所謂生人之計道不大不可久者此  
也然則奈何曰推廣社倉之法用宋朱熹之意而變通行  
之可也請於十家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堡之中建立一  
倉倉積穀三千石一家大小口相衡約為三口口穀一升  
家計三升一保千家之人日食穀三十石保倉三千石之  
積足資百日再倍積之分別極又次貧三等足支一年雖  
遇奇荒人不為動或曰小州縣可二十保大州縣將百二  
十保大小相衡將八十保保穀三千石得穀二十四萬石  
不捐輸將奈何曰宋太祖乾德元年詔諸州於所屬縣各  
置義倉自官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貲之以備凶歉夫別  
稅一斗仍隋取民之例而隋可辦穀粟不必別增惟因朱  
熹社倉借本於官之意而於額徵銀十分中以一二分輸

穀則御史陳其凝前奏民賦照時價輸穀之請非創說也請自今民賦各銀一兩內以一錢五分照地方時價入穀於本里保倉價賤之處可五斗價昂之處可三斗或四斗不等本保本倉無胥役之索捐無水陸之腳價無斗斛大小低昂之欺愚銀穀無需轉易計八十保約地丁銀五萬內另存銀九千兩得穀三萬石八年得本穀二十四萬加一息穀二萬四千石年豐日見其增小歉用之不竭或曰州縣八十保為倉甚多費將安出曰積三四年費將一萬二千初積之一二年保穀無多分貯於本里本甲公所俟三四年本息充溢以其息分造倉廩漸而廣之費自裕也或曰倉多積多穀不流通奈何曰有糧之戶石斗之餘大倉一粟存於家者官不糴商必通也通流之中留其什一不使盡洩也或曰積之保與積之官無異奈何曰一保之

一十之之地一甲之地十牌之地也一牌之地十家之地  
也一不之之數存本地之倉年收年貸家給而人可得非  
若是以之不能致歛不遽散也或曰戶口畸零不足一甲  
戶分時零不足一保奈何曰戶附近甲甲附近保不限於  
十或曰一戶而糧多者分在別保保異而地錯者孤居一  
甲奈何曰正其版圖聯以順莊地從其便糧從其便可也  
或曰無糧之戶少穀之保奈何曰分常平之穀以為之本  
待之又久息多於本本運於官即以息為本如社倉本法  
可也或曰穀至三十石經理難得劉如愚其人奈何曰一  
保之地一里之地也十甲千家之人按甲輪管年清年款  
上下交代隨地丁里甲而轉行之既久人有所恃安土重  
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保甲聯比相為表裏夜不藏奸地  
不留匪至於歲慶屢豐戶登康阜積貯日富以其餘息因

倉之近地立之社學膏火可資息又有餘則保中之鰥寡  
孤獨婚喪無資者皆可因而給之也豈非上治哉朱熹金  
華社倉記曰世俗之所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為說  
耳以予觀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  
法之意未嘗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布而不以穀以縣  
而不以鄉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  
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一邑  
而不能行於天下程子嘗極論之而不免悔其已甚而有  
激也夫青苗社倉同一收息於民也然利害懸殊則子所  
謂以金不以穀之言最刻其病何也金無轉移之端春散  
夏歛秋散冬歛三分之息實增於本數之外下戶窮民無  
異剝膚至穀則有早晚之價四月貸十月還二分之息常  
在本數之中歉歲荒月足以周急實不可同年而語惟是



加二之息積之既久息多於本則倉之所存者皆窮民之  
餘 世宗憲皇帝尤不可忍焉雍正五年特定息為加  
一則借貸者之沾溉已與年俱深我 皇上於水旱之  
恤動至數千百萬慘怛忠厚之仁漢唐宋之人君無有倫  
比因此由社倉之厚其本而大其規模使與保甲相為經  
緯則常平之積可不必增採買之停可不復慮雖博施濟  
衆可也何克水湯旱之足云 旨自維此意似為迂濶然一  
偶所得宜獻 聖明以俟採擇

敬陳河工事宜疏 乾隆八年

都隆額

稽察宗人府衙門事務監察御史奉恩將軍宗室臣都隆  
額謹 奏為敬陳河工事宜仰祈 睿鑒事臣查去年

江南地方遭遇水災時屢 宸衷

特遣大學士及

大臣等會同該省督撫公同確勘凡河道水利逐細籌畫

將疏濬修築宣洩之處定議公同覆奏甚為周詳臣去

冬奉

命往查南漕船隻復奉

旨著臣往石林口

查勘一切事宜臣即星赴徐州一帶地方親加查勘又往  
查漕船將清口高家堰山陽盱眙天然壩及寶應高郵邵  
伯等處情形細加籌畫查黃河淮河湖河運道甚有關於  
民生雖辦理得宜而一遇水勢陡發泛漲之時實難關攔  
惟宜順水注因地利早為萬全之計先事預防可也臣既  
親閱情形復博採衆論不揣冒昧恭繕三款為我皇  
上陳之

一宣洩洪澤湖水口宜加修整也查洪澤湖與淮河之水  
浩瀚綿亘數百里而僅由清口流出會黃河之水歸流入  
海水勢汹涌則沙水隨流而海口得以深通水勢微弱則  
黃水逆流而運口遂至淺阻其形勢宜鎮定而不宜分張

再天然壩原係防水盛漲而設原屬權變之道不宜輕啟  
所以前人有言曰水向東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閉此二語  
乃治淮河之要道也若僅保護沿湖地方之工逐年由兩  
天然壩一起則水勢分湖水一分則清口之水勢微弱而  
黃水逆流矣若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將清口上下兩堤  
保固使清口之水涵湧以禦黃流則由旁口向南宣洩愈  
多而由正口向東宣洩愈少矣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  
其形勢故至於微弱黃河之水本非逆流因清口之水微  
弱故至於逆流去歲洪澤湖之水正值盛漲之年必須將  
水口修理寬濶使淮河之水暢流挾黃刷沙入海始不失  
以水治水之道但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陽安東海州等  
處工程將清口東西兩堤固守此即如喉閉胸脹由腰背  
破裂者也是故溝之潰決實由清口之水不得暢流之所

致並非天然壩啟與不啟之故也。臣愚以為淮河之水以清口為正其東西兩堤乃雍正年間前任河臣齊蘇勒所建兩岸皆係柳葦埽修築故可損益非磚石工程可比。淮河之關鍵在此而治淮河之要道亦係乎此。臣請嗣後如遇湖水微弱之時即為清口之西堤下埽使蓄湖水以禦黃流如遇湖水盛漲之時即將西堤拆毀使之寬濶宣洩清口之水以刷黃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兩堤無固守之虞矣。至西堤進下有陶莊引河斷不致水勢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納之虞再下游之水悉皆流入海中而所洩之水又復過多亦無宣洩不及之憂。惟俟水勢減平之時仍將西堤下埽束水則蓄洩在人損益由己而黃河兩淮之水永慶安瀾矣。至備辦修防外河之山陽安東海州一帶工程料物及先事綢繆皆係河臣之事無庸臣議。若

將淮河之正口置之不問惟以修理旁口為務則甫除一  
樊旋又滋一樊恐非萬全之策也

一湖河之水入江道路宜加挑濬也看得高郵寶應一帶  
運河工程湖水在西下游之興化鹽城如皋泰州等州縣  
在東地勢東高西下全賴一線之堤以資鞏固再沿海之  
所有范家堤地勢更高下游州縣形如釜底是以五堤開  
啟則下游地方歲遭水患五堤關閉則上游堤岸單薄不  
能堵禦運河淺狹不能宣洩如遇湖水盛漲則上游堤岸  
仍舊傾頽漫溢以致下游州縣被水冲淹若治之道必  
將入江道路多為開挑方可得隨勢引洩之宜前據督臣  
高斌等欽承 聖主指示謨猷將入江道路酌量增添  
之處會同大學士陳世倌等議奏內稱邵伯迤南之金灣  
滾水壩下添建滾水壩二座自下游開挑河道引入鹽運

河內由石羊溝入江歸海將芒道沙尾加長開挑令其暢  
流歸江等因在案又據會議奏稱於高郵之三堤並昭關  
之上下等處添建石閘七座宣洩水勢由愛陵等湖之東  
堤流入海口等因亦在案臣愚以修治高郵寶應邵伯等  
湖保全下游州縣斷無出乎添開入江道路之計者

聖訓周詳至當不易雖經

欽差大臣等將添建之處

欽遵酌量議奏臣以入江道路尚少深水壩離河甚近猶  
不能減洩各湖盛漲之水相隔高郵寶應一帶堤工甚遠  
若宣洩不及則於上游地方為患無所裨益至添建石閘  
分水入海之語不能宣洩各湖盛漲之水又與開設深水  
壩無異仍致淹沒下游州縣田廬雖築引河堤收水亦不  
能越范公堤暢流倘水勢浮漲直越范公堤入海則下游  
州縣盡被水患似非萬全之計但應欽遵

聖諭添開

入江道路臣等籌度地宜應於邵伯之上高郵之下再添  
建滾水壩二座壩下開挑引河將湖水分引歸入鹽運河  
內其鹽運對岸秦唐河附近之處如挑引河使水歸江則  
高郵寶應各湖之水可以宣洩暢流倘遇水勢盛漲之年  
將洪澤湖天然壩開啟下游各湖之水時洩時收而無慮  
矣河道通暢上下相應高郵寶應一帶堤工運道既永久  
無慮而岸內下游地方亦可以享昇平之福

一堵禦石林口之處相應正本清源也竊黃河自河南山  
東起以至徐州韓家山一帶地方兩山交錯水勢壅阻上  
游堵閉河水泛漲是以舊制北岸則有石林口黃村劉原  
等處南岸則有茅城舖天然閘逢山等四閘各留減水壩  
以資宣洩由兩堤分減者原因形勢相等數年以來全黃  
北移石林口不能堵禦流入韋山湖湖身淤漲新高挾黃

而流河南山東江南三省地方被冲運道皆有妨碍臣上年冬季親臨石林口查看宣洩南岸下游河水之黃溝壩河蔣溝等三處惟黃溝一處暢流其餘壩河蔣溝二河盡皆淤塞由茅城鋪流出之水不能暢入湖內挾南流而至北岸勢必橫流溢漲而成大患此處雖經大學士陳世倌等奏稱於石林口新堤之內修築月堤大修沛縣塘堤並石林口以下順河集迎溜之處挑濬引河堵禦黃河北岸又天然開對河北岸開挑引河使溜歸於中流仍與茅城鋪天然開各壩底俱用碎石築墊高厚使水不能多入以保禦南岸俱屬有益但臣之愚見與其修補殘缺不如正本清源伏查石林口之茅城鋪實係截洩黃河之水以資清口要處其水口舊制萬難輕議損益似當如口腹咽喉之相稱但水口向係寬闊又有定國寺等處之引河四道



原有咽喉之黃溝壩河將溝三河今僅存一河是以口大腹小既不能容納又無宣洩之路以致漲溢北流不但附近南岸之州縣屢被水災即北岸石林口等處工程僅有一堤亦不能保固應請仍循舊制將壩河挑濬寬深於洪溝三河俱由徐起溝入翠佳湖等處再壩底全用碎石鋪墊按照舊制尺寸砌築以為宣洩之勢則黃河水勢咸洩以資清口而南岸一修理北岸亦不勞而治矣江南之銅山豐沛蕭陽等州縣山東之魚臺滕邑等州縣河南之永城夏邑等州縣數百萬生靈俱可保其生計而韓莊閘一帶運河工程皆可免黃河逆流之患永享安瀾之慶矣以上三款臣皆查勘地勢詳究水性謹獻芻蕘是否允協

伏祈

睿鑒

皇清奏議卷三十八

奏三十八